



The Sick world

沈郎多病不胜衣

翁新华自选集

WengXinhua's Collections

001	上山采靡芜（短篇）
011	村眼（短篇）
029	再生屋（中篇）
061	日曝（短篇）
076	痴虎（中篇）
119	挂在树上的死猫（中篇）
143	明年有橘收（中篇）
179	龟考（中篇）
218	牙齿（中篇）
237	终极（中篇）
276	的哥麦碗（中篇）
306	

001	上山采蘼芜 (短篇)	
011	村眼 (短篇)	
029		再生屋 (中篇)
061		目曝 (短篇)
076	痴虎 (中篇)	
119		挂在树上的死猫 (中篇)
133	明年有橘收 (中篇)	
179		龟考 (中篇)
218		沈郎多病不胜衣 (短篇)
237		
276	牙齿 (中篇)	终极 (中篇)
306	的哥麦碗 (中篇)	



The Sick world

沈郎多病不胜衣

翁新华自选集

WengXinhua's Collection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沈郎多病不胜衣 : 翁新华自选集 / 翁新华著. —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143-4005-1

I. ①沈… II. ①翁…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6019号

沈郎多病不胜衣——翁新华自选集

作 者 翁新华
责任编辑 李 鹏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3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005-1
定 价 45.00元

剖心之作 不尽之意(序)

舒文治

有一种写作能够打开我的共鸣腔;与自我反复较量,着迷于深处的发现,从不削减批判的力量,不断追求叙事佳境而保持相当的美学水准。细读翁新华自选集《沈郎多病不胜衣》,这些判断和感觉互为印证:他对自己的作品是苛求的,也是自信的;他的小说精神既有复杂性,也有连贯性;他是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开拓自己的小说疆域——在那样一片从现实迷境中生出的想象之域,他宿命般地回到了加缪的永久性居住地:“我永远是我自己的囚徒。”

不断审视自我和生存的作家会坦然接受这一命运的符咒。所以,翁新华对加缪及其《西西弗斯的神话》作出了自己的本源性理解,他不是理念的框架内推导存在所处的各种境遇,他总是从生活的全部实感出发,从亲友、乡民们所赖以存活的乡土经验着眼,既深情又冷静地打量、思量个人承受的多力挤压及其激荡心中块垒的可能,土地、家国、伦理、文化、历史所共同构成的生存现场总与他有着不可割舍的内部联系,联通的途径决定着作家的伦理立场、审美发现,作为发现和体验到的存在感均很强烈的作家,他会像加缪一样选择一种反抗方式——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呈现自己,拷问自己。这亦是写作者亲证与探询存在之境的必然,是一种写作操守。继而,他发现了“二元对立论”在中国语境、中国经验、中国叙事中呈现了无比繁复的纠缠,他数十年的凝神、思虑、痛苦、欣悦皆聚于此。不深度表现,何以显示存在,何以慰藉内心的道义冲动和人文关切?

如果不从精神气质和思辨倾向上认识一个作家，又如何能读好他的作品？回到前提上来说，一个没有独特精神气质和个性化呈现的作家，也就不值得细读了。阅读翁新华的作品，总能给我带来审美与思辨的融融之乐。我感觉到心灵与心灵的对话，即使不是始于孤独的手谈，也是寂静中的花开，犹如“木木芙蓉花……纷纷开且落”。

孤独者才会有异于寻常的发现。忠于内心的写作者必然会是孤独者，他的内视与外观，不但能助他发现与整合外部世界的多层意义结晶及其细微纹理，而且，会如里尔克所言：当人“有如一个物置身于万物之中，无限地单独，一切物与人的结合都退至共同的深处，那里浸润着一切生长者的根”。作家及其作品的根就长在自己的孤独中，生活、历史、文化若不经孤独的内化处理，总会是浮光掠影的碎片纷飞，或者是龟缩在物化的幻影中、内视的盲区里。现在，这类写作随着信息技术的霸道而大行其是。物质的本体论对翁新华这样坚守内省的作家，是充满悖论的，他或许更相信自己向内心深入的扎根、吸纳、输出，如此，他的小说树才得以枝繁叶茂，挂果累累。

对于年过花甲、笔耕四十余年、计有六百余万字写作成果的翁新华而言，生活多年的磨难及持续的精神自训已使他的内心练得够强大，审视够清醒，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随之游刃有余，但他个性的棱角和思想的刀锋仍藏在自己的鞘中，只要他出手，就会锋利切割，不会轻易妥协。而他对自己的写作成果也会不停地检阅、总结，并有自己独到的心诀。这本自选集，可以看成是他个人创作史的顶真与联珠，是他各阶段中短篇小说代表作的集锦，也是他精选脍炙、很负责任地办给读者们的一桌“私房菜”。

坐拥六百余万字的作家会是一座山，山的景观及其无数细处并非轻易可勾勒，而要与山对话必然要走进山的深处。老实说，我现在还做不到。每部作品都有属于自己的面容，还有各自的遗传密码、个体禀性、内部层构、生命历程。作品一直在选择读者，不只是读者的单向挑选。翁新华对这个读屏不读书时代已有深透的了解，他并不奢望读者、研究者有耐心与闲功进山来流连观景、一同感悟，但他自谦、自律、自珍的自选集也发出了少陵野老那样的邀请：“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

开。”他当然能容纳像我这样不知山高路远的莽汉。

读翁新华这本自选集,我并非以小说编年顺序的方式来读,也不满足于他编织故事的精湛技艺,有点像孤独的人看风景,风景是层层叠叠的浑然天成,是一些勾线、轮廓的穿插起伏,是入眼万象形成的多重叠印。也许,我无法契合风景发现者的心境及他打通的秘道,可我会尽可能地忠实于自选集提供的文本,忠实于文本元素的共同活跃,忠实于读作家与读作品的融合统一。我只需回到“纸现场”,继续说出一些阅读感受。

他善写世道人心的曲折通幽处,往往在那里布置伦理道德的考场。人物之间伦理关系的微妙和一路推进的道德追问,一直是他写作中自觉或不自觉的对焦和聚焦。《上山采蘼芜》中,梅子、树民与石白,他们历史地形成了彼此心知的“三角”关系,随着火车的离去,他们关系的未来走向颇意味地悬置着,而各自内心的道德律并非正题与反题的对峙,虽然没有形成合题,但出现了揪心的牵扯,或是奇妙的和解,憨丈夫石白在猜出梅子于车站碰见谁之后,说了一句很刺耳又妥帖人物身份的土话:“……试一盘我也同意,过两年还他钱,我也同意……”没有对乡村伦理和乡民实际生存状态细微入里的观察,很难写出这样平地惊雷般的对话,一句话就将现实、人性、伦理的三层交错暗网抖搂了出来。他小说中的空间设置很讲究,尽量构建意义复合的单元。《村眼》中的保管室,《日曝》中的粮站晒谷坪、《沈郎多病不胜衣》中的菜园与花圃,痴虎和李承包各自所在的学校,《龟考》中的梅溪水库与九门闸堤脚,《终极》中张屠施展厨艺的伙房,《的哥麦碗》家的那栋二层楼,“再生屋”的分配、焚毁、重建等,它们都是翁新华精心设置的伦理道德的考场、法庭,有的干脆设置成煎熬灵魂的炼狱,这些物理空间产生着炙烤伦理道德的百千道火焰,总有一个隐身的、类似于上帝的存在不时施以鞭刑,几乎将每一位人物都打回了原形。对人物进行道德贴签,饰以光环,肯定不会是好小说的做派,而把人物置于伦理道德的困境、险境、绝境,让他们沿着自己的路数、惯性,不断挣扎、沉浮、生灭,小说应具有的紧张感和思辨性才能艺术地张扬出来。翁新华是深知其中款曲的,他能在人心深处发起不同级别的台风而不伤小说的饱满表现,小说艺术总是

在暗通款曲中浑圆完成。

虽然翁新华对历史和生活的荒诞、乖张、暗涌和梦魇有着清醒的认识,无所不至、无坚不摧的上帝之鞭也一直紧握在他手中,他手指向之处,存在的狰狞图景有时会如“挂在树上的死猫”,自欺与欺人的愿景总如“明年有橘收”一般,在不断进行假借与后移,但是,他关于人情百态的叙事还是有温度的叙事,是生存信念和良知不泯灭的叙事,是乡土想象和人性向善的想象杂糅一体的叙事,是在绝望中保存有希望的叙事。他自己的创作谈说得更为透彻:“虚无”和“信仰”执手相看,无语凝噎。也许这是来源于血脉和亲情的温热,来源于对伦理底线的坚守:“母亲是不幸的人对于未来生活的呼唤和向往。”母亲叙事作为生存个体、动力之源所包含的历史与人心的戏剧性、悲悯感和自我维系及坚守,也就成为他小说中或明或暗的母题。尽管过多的伦理道德设计在他的某些小说里留下了某种硬嵌入的痕迹,可我还是相信,一个作家的绝望有多深,他就必须获得与之相对抗的拯救力,否则,虚无的写作会轻易变成无底深渊,任何形式的反抗俱是徒然,包括写作本身。这显然不是翁新华的写作伦理。当代写作虚无主义、消费主义的盛行,就在于那些写作把人心简化为一个欲望的容器,所有的填充都流向漏斗而走空。翁新华的写作是对这种写作的反拨与反抗。

他写的人物中有一个群体很打眼、很独特,那就是“老绝户”,如《村眼》中的驼九,《再生屋》中的刘再生、金钓老伯,《龟考》中的水宝,《沈郎多病不胜衣》中的沈爹,《终极》中的张屠,就连《日曝》中的老支书王老万、《明年有橘收》中的老上访户张大年、《的哥麦碗》中病死老家却交代后人不得报丧的麦锅——他们也有“老绝户”的明显特征:生活孤绝,内心苦楚,性格执拗,终身负重。这些人物肯定是有原型的,而他们的意义却超过了原型的限定,是有强烈的命运隐喻色彩,他们承受着传统与现实给予的双重压力,时代的烙印和文化的结痂同样触目惊心。也正是翁新华对他们的成功塑造,使我感觉到,他的这些小说超越了乡土叙事、民间咏叹的模型,而向着存在主义的文本靠近,但又不是加缪式的小说,它们仍然是中国情结、中国语境、中国故事的书写。翁新华写出了他们中国式的知命、中国式的承受、中国式的凄苦,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苦

难与荒谬的堆积，使这些人物凝聚着深刻的个人悲剧和更多的时代内涵。逐个分析他们，将他们塑成群雕，不但能突出翁新华的人物画廊特色，也能为当代文学的人物长廊添彩。而翁新华自选集中小说精神的复杂性和小说美学的灵动性，远不止我匆匆的“点卯”。

他所选的十二部中短篇，在小说艺术上，每一篇都以别致争胜，像一柄打开的绸扇，唯有细看，方能看出每一枝扇骨上的气象、丘壑、流泉、藏秀以及象外之象，意外之意，进而纵览扇面，能看到随心收放的美学之韵。

《上山采蘼芜》从古乐府的民风里缓缓溢出，其调幽婉，却不哀怨；其色着春，却不轻佻；其情深切，却不放荡。村妇梅子走进了一幅春雨后的风俗画，唯美的画卷里折着生活的几多辛酸和一个女人的如此心曲，她的前半故事若隐若现，她的后半故事引而不发，作了留白处理，顺着古乐府的咏叹：“下山逢故夫”，之后怎么样呢？翁新华巧妙地借梅子顺手从路边摘下的两颗又红又圆的刺莓作了叙事的封口，深得国画艺术的传神笔法。

《村眼》里有一副隐形的别样眼光在看杨村的民众，饥饿年代的众生相，他们的生理反应和内心的波诡云谲均逃不过这法眼。而驼九既是村民们信赖的不知疲倦的眼，同时他又是被长期侦查、盯梢的猎物，翁新华给这小说安上的是复眼，不是仿生意义上的，而是小说的内视角、双重视角，这是很犀利的看，能见人所未见。

《再生屋》早被很多人看好，获得好评如潮，时光将打磨出它的经典光泽。而我看好它的语言，既有古典小说的流芳，更有民间语言的鲜活、生脆、韵味，那是一种切合乡土语境的无法替代的语言，合着民间音乐的响亮节律，也是翁新华小说语言中的“华彩乐段”。就这本自选集而言，还没有哪一篇的语言能出其右。

《日曝》也许不自觉地采取了“以言行事”的现代叙事策略，对话成为故事发展和人物走向各自命运之笼的重要推手。《痴虎》、《牙齿》将这一策略作了进一步发挥，但有些滔滔之论不免给人饶舌和知识批发之感。

《挂在树上的死猫》仿佛是一出贝克特式的荒诞剧，却是中国演员演的机关糗事，组织的肿瘤比那只仅存一张风干毛皮的死猫还要难看，

却谁也奈何它不了。翁新华的反讽不动声色,却让人惊悚。几乎不必作过多改动,这篇小说就可以搬上舞台作话剧来演。

《明年有橘收》是官场小说的另类写法,仿佛是官场版的“谍中谍”、“无间道”。官场人物给他人给自己作的局,看似是权术、诈术的施展,里层却是中国人际关系布下的罗网,谁也难逃其布控。把这篇小说理解为中国生存现场的隐喻,可能更接近文本的深层设计。

《龟考》和《终极》充满了民间传奇的魅力元素,翁新华还不满足于此,对这些已有元素进行了新神话改写。不论是《龟考》的通灵还是《终极》的媚鬼,最终还是迂回到了伦理道德的二律背反上来,回到了荒谬周流的历史与现实的叠加地带上来。透过故事性、传奇性的虚实线,我们不由得悲从中来,怆然而思。

《的哥麦碗》在伦理学上实现了一种颇有意思的中和,即马克斯·韦伯所论述的“儒教与清教”的中和,麦碗和他后妈卫东及一大家人行的是儒教规范,相信人性本善,遵循道德律,把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减少到最低限度,力求做到尘世的尽善尽美。然后,麦碗的内心深处却住着一位清教徒,他看到了自己在道德上的绝对缺陷,他必须清洗这种罪恶感,救赎虽然不是依靠神,但他想象了一种最高的精神奖赏,放弃凭道德获取的财富,转而援助他人,从而“被置于理性的道德的生活方法论中”(马克斯·韦伯语),这又是清教徒中常见的信仰预定与内心挣扎。因此,这部关于精神完善的小说是新儒教的新写实,其内部却有着霍桑式的苛严与沉醉。

读这本自选集,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要以“沈郎多病不胜衣”为总题呢?就小说的影响、艺术成就而言,该篇并不是最出色的,或许,翁新华喜爱苏轼,所以要以这句意味深长的苏词来表达他的由衷之好。若进一步揣测,我觉得,这该是这词句的意蕴撞正了作家的审美心理结构,也揭示了他小说美学的倾向性:对显隐结构的偏好,对形式意味的创造性发现。就该篇来说,着笔多的是沈爹,好像沈爹是主人公,其实,小说中还有一位隐居的主人公,沈爹的堂弟,那位先区长后副厅长、上月末得肺癌死了的沈某,他那一封家书,非但“没有一丝官人的倨傲与张狂”,且字字关情,可“此情唯有落花知……”,小说戛然而止,而小说意

蕴与苏词意蕴却在暗合呼应,小说内结构对外结构实现了统摄。这也该是翁新华的小说美学追求。

滑出自选集,我记得翁新华写过一部长篇《香木》,有评论家对这部小说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作家又一次带着本体性追求的激情叙事……是一部令人深思的小说”。单小说题目便给了我联想,香木是指凤凰活到五百岁焚烧自己以求浴火重生之树。由此,我想到了杜甫《凤凰台》中的数句诗:“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翁新华的小说确有杜诗的忧思之深、沉郁之气、开阔之境,或者说,他从诗学上吸收了杜诗的营养,继承了杜诗的传统。用这数句诗来“言有限而意无穷”地形容他的为人为文,他的状态,他的心志,他的追求,我想,是能够比兴的。

我想象着,一个“剖心沥血、兴会淋漓”的作家及他的作品,在对生命更深阔远大的认知中,会从所栖身的香木展翅,化作一只只不断超越庸常和限定的火凤凰。这该是命运对某些被遴选的写作者的最高奖赏,亦是对荒谬存在的解咒。

2015年7月24日

目 录

CONTENTS

1	序 舒文治
001	上山采藤芜 (短篇)
011	村眼 (短篇)
029	再生屋 (中篇)
061	日曝 (短篇)
076	痴虎 (中篇)
119	挂在树上的死猫 (中篇)
143	明年有橘收 (中篇)
179	龟考 (中篇)
218	沈郎多病不胜衣 (短篇)
237	牙齿 (中篇)
276	终极 (中篇)
306	的哥麦碗 (中篇)

上山采蘼芜

细雨索索地飘落在这个江南小火车站上。红灯，绿灯，黄灯在雨雾中忽闪着迷离的眼睛。山峦，屋宇，脚手架以及静静地卧在乌青色卵石怀抱中的枕木和钢轨，全都沉浸在银灰色梦里。

梅子挑一担绿汪汪的春前草，傍着铁路缓缓走着。草很满，蓬蓬的从箩筐口边伸展开来，几乎遮掩住她大半个身子，远远看去，像两团棕榈树在悠悠地滑动。雨水濡湿了她的头发，濡湿了她的衣衫，濡湿了的裤脚紧紧巴巴地贴着肉。竹扁担的凹槽里积下了一汪汪清涼涼的水。走上一段路之后，她歇下担子，用胖藕似的胳膊托住扁担，抬起忧郁的眼睛，久久地望着前方没有尽头的铁路。

她是来卖草的。

这些年，长途贩运耕牛的人多起来。那些运载着牲口的火车弯在小站歇歇脚时，押车的牛贩子们便要买些青草给牲口解解乏，开开胃口。要是运气好，碰上财大气粗的人，奉承两句，加一点夸张，一担青草甚至还肯出上七八块钱的价码呢。

她家的生活不宽裕，老小六张嘴巴吃茶饭，男人石臼除死做田地功夫，不会弄半个活钱，因此，总觉得缺钱花。她不得不割些牛草卖，以弥补开销的不足。

每天天粉粉亮，她就担上一担箩筐，带上镰刀，来到梅溪岸边。古老的梅溪，在晓月残辉映照下闪着粼粼波光，载着无穷尽的故事，潺潺地流向远方；溪面上浮游着淡淡的银灰色雾岚，南风送来丝丝寒意……她忧伤地瞅了一会溪水，便放下箩筐，卷起袖口和裤脚，踩着岸边的浅滩，摸索着割起草来。听到水响，睡在岸边芦苇丛中的野鸭子惊得扑棱棱地腾空而起，嘎嘎叫着扑向远方……她握住镰刀，痴痴地望着远去的野鸭，一直等到它们的影子望不见了，才躬下身子，继续割草。

她觉得脸有些发烫。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老想到那个人身上去

呢？不是早就一刀两断了么？……“梅子，你真不该那样轻率！”她从心里骂自己。她把每一片枯叶剔除干净，把一只只草把缠得紧些，把皮箩装得拍拍满满，然后，望一眼天际的曙色，挑起担子，缓缓地走向小站。

其实，她去卖草，并不仅仅是为了几个钱。她喜欢借卖草的机会，会会那些南来北往的贩牛人。

有一回，她在小站上遇到一个小牛贩子，坐在一块废枕木上紧锁双眉，唉声叹气，身边躺一条瘦得皮包骨头的老黄牛，便歇了担子，站在小牛贩子面前：

“哎，这位小哥，牛生意好做么？”

小后生见她态度宽厚，问话诚恳，便以诚相告：“不瞒大嫂，我是个新手，不懂行情，不谙江湖上的规矩，懵懵懂懂在外边混了一年，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手边这条老牛迟迟不得脱手，盘缠全都赔光了。这牛已经饿了两天……”

她顿生恻隐之心，便把箩筐里的青草倒在老黄牛的鼻子底下，还掏出身上仅有的十斤粮票大大方方地送给了小牛贩子。小后生感激得快要哭了，无论如何要把随身带着的一把油布伞回赠给她。她决然不肯收下：“这有什么呢？人到了外边，都得求人的。我，不过是替他着想……”

小后生从她紧蹙的眉头与若有所思的神情上，洞悉了她心中的些许幽微：“大嫂，莫不是您丈夫也在外边贩牛？”

“丈夫？”她两颊飞红，眼睛里立即潮潮的了。她嗫嚅着，想说点什么，但犹豫了一下，终究没有说出来……

乡亲邻里瞧不起她卖草的无本小生意：

“黄泥巴筑的囤心，就会吊死在一棵树上！”

“也可怜呢。六张嘴巴吃茶饭，牙齿都拔得下一瓜瓢，难哟……”

也有人直言不讳：

“放着个财白星不要，抱条蛮牛怀里困觉。”

“木匠戴枷——自造。贱！”

.....

乡邻们的议论和奚落使她痛苦。尤其那末尾一句，就像蜜蜂蛰了一口，一直痛到心里去了……但是，在这荷花出水品高低的世界，能埋怨乡邻们的褒贬不对么？

她只能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

“哎，大姐，把草挑过来！”

一个浑厚柔缓而略带苍凉的男声打断了她的沉思。

她立住脚，发觉自己已经走近那列货车，正站在那节关着几条黄牛的闷罐子车厢面前。车厢门口横拉一条铁链，后边站着一个穿着黑色皮夹克的中年人。当她拭去睫毛上的水花，看清他的面孔时，身子微微哆嗦了一下：

“哦，树民！”

“嗯，是我。”

中年人从车门口跳下地，蒙了一层薄薄煤灰的小白脸上带了几分忧伤，定定地望着她：

“梅子，我老远就认出了你！……”

她把箩筐放下地，用胳膊托住扁担，望着他的眼睛：

“你这是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

“从内蒙古一个牧场来，到江苏一个畜牧场去。坐了七天七夜火车，腰都累酸了。”

“你好久没有回来了。”

“嗯，是有蛮久了。”树民的话里带着伤感，“到今天，恰好是十年。记得那天夜里出来时，也正是下雨……”

“那天雨下得比今天大。”

“是呢，那场雨下了好长时间，瓢泼一样。”树民说，“我刚来到车站，棉衣就打湿了。怕雨淋死，开车之前，在这坡下的溪岸拔了一大堆野艾蒿堆在车厢里。车一开动，人就拱在野艾蒿里。还好，蛮软乎，蛮暖和，一闭上眼睛，扎扎实实困了一大觉。等到翌日傍晚醒过来，火车把我拉了整整两千里……”

她下意识地吧眼光从树民脸上挪开，瞟瞟站台下的溪岸，那里仍

有一丛丛银灰色野艾蒿。她闻到带点苦味的幽香了……

“你卖草么？”树民轻声问。

“是呢。”她把眼光从坡下移上来，注视着车门，“我喜欢到这儿来。也并不是卖草上了瘾。但总是……喜欢。”

“日子，过着还顺遂吧？”

她喉咙口涌起一股辛酸。顺遂？还是不顺遂？她不知怎样回答……即便苦到了极点，能说不顺遂？

她想起了丈夫石白。

她是在离婚十天之后嫁给石白的。

石白是个守本分的作田汉，牛牯一样壮实的身子，臂上的腱子肉一股一股能用手掐住，力气好大，搬得动打稻机，两条公牛斗架，他各抓一条牛的角，运一口气，把它们掀开丈把远……

作为丈夫，不能说坏。

温顺，听话，什么事全由着她。

要他把一块田犁完，他决不会留下一畦半垄。要他种白菜，绝不会种萝卜。只是夜间，她希望同他亲热亲热，说上些体己话，他除了牛犊般粗蛮地在她身上做完那件事之后，便死去一样沉沉入睡，用隆隆鼾声来回答她的温存。

除此之外，他节俭，耿直，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一生就会盘泥巴、赶生活……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老实巴交的丈夫，却没法改变家庭的贫困。随着日子的飞逝，光阴的变换，他成了乡邻们鄙薄的对象。

“力气有什么用？力大不养家！”

好些人这样评判他……

她勾下了脸。

树民一直瞅着站台下的梅溪，沉浸在浓酽的乡愁里。

他想着小溪的清澈，想着小溪的古老，想着遗留在小溪里的美丽而又有些悲凉的梦……

穿开裆裤年纪，他常和小伙伴们在溪里玩耍，拾蟹、钓虾……每逢端阳，总要在溪里拔些石菖蒲，洗净根须，串起香喷喷的野艾蒿，

挂在门楣上辟邪。发了桃花汛，他和伙伴们在溪里划船，撒网捕捉肥得流油的桃花鱼……

他问村上最大年纪的老人，“太爷，梅溪有了好大年纪，您晓得么？”

太爷捋着银须，眯上眼：“谁知道呢？我问过我的太爷，他说他穿开裆裤时也在溪里钓过虾，拾过蟹……大概盘古开天地，就有了这条溪吧……盘古开天地开得累了，喝了几口酒，倒地便睡，腰里的酒葫芦歪倒在地上，塞子悄悄松开，酒顺着葫芦嘴淌出来，一直淌进一片杨梅林——就有了这条梅溪……”

他相信了太爷的话。

他的家就在溪边的湘妃竹林里，村小学也在竹林里，他结识了梅子。他们曾经是亲密无间的小伙伴。在竹林里，他们领受了青梅竹马的乐趣……

后来，学堂的老师死了，上吊死的，他被红卫兵打成了黑帮。梅子成了孤儿。十五岁的梅子天天哭，常往溪边跑，说是找她的父亲。她父亲到哪儿去了呢？树民不知道。

再后来……

一天晚上，刮着大北风，下着大雨，大队支书闯进了她的破屋……二人正在搏斗，梅子明显地处于下风，被支书压在了身下，他闯了进来，将支书暴打一顿，扔进了梅溪……

再往下……

他不愿想了。他没有家。即使有，也是短暂的破碎的回忆。

而不会消失的只有梅溪……

他把眼光从梅溪的水面上抬上来，望着梅子罩上了蓝晕的眼睛：“哦，你的眼睛有毛病？”

“不呢，”她抬手揉揉，“风大了，飘进了水珠。”

……

一前一后，在列车跟前缓缓地走着。

“禾坪上那棵杨槐还在么？”

“在呢。”

“好高了吧？”

“高出屋檐丈把了。每年春上，树丫上都要添上一只喜鹊窝子。上面有十个窝了。”

“木槿花篱笆旁边，那只石狮子还在么？”

“在的。长了青苔。你走后，再没人在上边系牛……”

“茅草屋顶太旧，经不住风雨。该翻新了。”

“打算下半年换上红瓦。不过，这要看猪伢子出窝，能进多少钱……”

“东岗那片菜园子，如今种些什么菜呢？”

“多半地方育的平头和百合。”

“这样安排是对的。”

“……”

“这些年，梅溪两岸杨梅树多么？”

“多呢。搭成桥、盖成屋了；船在溪里划，半天见不到日头面。”

“梅子呢？”

“多得成堆，成山。”

“俏么？”

“往年，供销社还派人下来收购一点。近几年，索性不收了。沤烂一多半。倒进溪里，酸了溪里鱼……”

“好哩！”

“什么‘好哩’？”

“我是说这里有文章做。”

“如何做法？”

“货款办个罐头加工厂。”

“没技术呀？谁肯贷款给你？”

“一开始，不要把规模弄得太大，待到有了眉目，再往大处做。小额贷款，乡村信用社还是大力支持的。万事万物，难就难在不敢想，不敢做。不然，百事都不难。”

……

他们走到一根水泥界桩前，折回身子往回走。